

乔二少亲赴南市楼为周明山正名

9

畅销小说



薛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,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,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,无不信手拈来,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,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乔大少轻轻巧巧的几句话,竟然把一桩诈骗大案说成是一场误会,弄了个两相扯平……

朱季卿再无可推托,只得当堂解下腰带,从夹层里一张张朝外掏银票,看得几个人心里都好笑。一千两张,他掏一张交一张到乔世铸手中,嘴里还报着数,数到末了只得十七张。朱季卿还装模作样地拿捏那根腰带,乔世铸忍不住揭破了他:“不用捏了。你不是在大中桥兑开了一张么?”

朱季卿这才恍然大悟似的,从怀里又摸出几张小票来,逗拢了只有九百五十两。周明山见只缺五十两,已是大喜过望,便说:“不必再找了。就算在下请朱先生喝杯水酒吧。”

乔世铸却说:“这成什么道理。”当时管家去取五十两银票来补齐了,这才递给周明山。周明山本不想收那五十两,又怕乔世铸见怪,“恭敬不如从命”,起身前,双手接过银票收了,一块石头完全落了地。

乔世铸笑道:“难得周先生远道而来,季卿也在这里,舍下已准备了薄酒便饭,二位不嫌弃,今晚就在这里聚一聚吧!”

周明山对朱季卿已是深恶痛绝,怎肯与他同席共饮,当即婉言推辞:“多谢乔大爷好意。只是在下昨晚匆匆离开南市楼,不得已,也是不辞而别,此刻再不回去,只怕更要被人误会了。”他故意也说了个“误会”出来。

乔世铸见大哥分明在护着朱季卿,遂接口道:“既如此,我代大哥送一送周先生。”

依乔世铸的意思,让周明山上南市楼结了账,就搬进乔家大院来住一程,他好随时请教。周明山也是真心要结交这个年轻朋友的,但他不能搬进乔家来住,不说乔世铸的心思他摸不透,不敢轻易接近,至少是文玩生意做不成了。他向乔二少解释,他还是南市楼住着为好,生意往来上方便。乔世铸终是依依不舍,约好了明日上午定去南市楼相访,才叫了一顶轿子,送周明山上路。

周明山在南市楼门前下了轿,还没进门,就被张魁一眼张见,忙不迭迎了上来招呼。周明山若无其事地上楼回房,张魁在后面跟着,直跟进房里,既不送水,也不倒茶,一双眼睛盯周明山上打量。周明山笑了,问:“张魁兄有什么指教?”

张魁也陪着笑,吞吞吐吐地问:“周先生,昨天晚上,怎么没见回来啊?”

周明山说:“本来是想回的,可是在北门桥乔府上吃酒,时辰晚了,乔二少留我在他书房里歇。没有打招呼,让张魁兄牵挂了。”

张魁半信半疑,眼看此刻已过了晚饭时,遂故意问:“周先生此刻回来,想必又在乔府上用过饭了?”

“乔大少是留饭的,我只怕又弄晚了回不来,所以辞了。劳烦张魁兄,看厨房里现成的饭菜,拣清淡些的,送一份过来。”

张魁越发动疑,正是吃饭时,乔家有现成的酒宴不吃,却巴巴地赶着回来,可见多半是吹大气了。张魁收拾了几样熟菜,盛了一碗热饭,一托端端了过来,看着周明山抓起了筷子,他仍守在一旁不走,弄得周明山颇不自在。

周明山其实早就猜到了张魁的意思,故意问:“张魁兄还有什么指教?”张魁笑嘻嘻地说:“今儿个掌柜的盘账,问到张魁,说楼上周先生,住了有半个月了吧?那意思……”

周明山摸出五六两一锭银子,放在桌上,说:“你去柜上算算,看够不够了。”张魁摸了银子到手,也就掂量了个大差不差,忙说:“够了,够了,还有富余。”

“多的就存在柜上。”周明山随口吩咐,又认真补了一句,“明日乔二少要来看我,他们大户人家,又现开着茶楼,你要帮我备些上好的茶水,莫让人笑话南市楼的茶不能吃。”

周明山本不是个爱张扬的人,放在

平时,乔世铸若说要来南市楼拜访他,他是一定要辞谢的。可这回他不但没推辞,还早早就声张开来,是因为他晓得,饮水楼被骗之事,已经传遍金陵全城,甚而还将传遍江南,传向天下,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敦古斋的声誉。他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,不可能不抛头露面,这个谣传跟着他,无论日后怎样费口舌解释,有些话就是越解释越说不清楚。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,能得乔二少到这南市楼走一趟,比什么言语都管用。

次日大清早,乔世铸果然就到了南市楼。正是吃早茶的光景,楼下店堂里高朋满座,定规在这里吃早茶的甘三公子眼尖,连忙起身,隔着几张桌子,拱手招呼:“乔二少!今朝怎么有空下城南?”这一声乔二少,惊动了一片茶客,早有几位已离座上,力邀乔二少入座共饮。乔世铸一答谢,含笑婉拒,只说在家已经用过早饭,来这里是为了拜会一位朋友。

甘三公子诧异道:“不知何方贵客,竟劳二少清早过访?”

乔世铸说:“是京师下来的一位周先生——还不晓得周先生住的是哪一间房?”

这话已是问茶房的了。张魁赶紧跑到后院中,扯开嗓门朝楼上招呼:“京师周……周老爷,有客来访!”

周明山清晨起床,早早地吃了饭,就在房里守候着。听得这一声,即时出门迎下楼来。南市楼的楼梯,在院子的后身,乔世铸穿过前面店堂,进了后院,眼看周明山已经走在楼梯上,便急步抢上前去。两人在楼梯脚下会了面,乔世铸有意高声致歉:“周先生!真不好意思,我来请您,怎么还让您下楼来了!”

周明山懂他的意思,也就笑着回应一句:“二少能从城北到城南,我就不能从楼上到楼下吗?”

乔世铸又客气地问:“周先生看,是在下面店堂里坐,还是上楼?”

周明山故意说:“楼上清爽些,好叙话。”

大堂里偷眼旁观的客人,都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,及至弄明白这位周先生就是前日传说被乱棍打出乔家花园的周明山,越发惊诧不已,不禁都感慨“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”。

乔世铸随周明山进了客房,张魁小心翼翼地过来要伺候茶水,乔二少却道:“茶就免了吧。我今日来,是想劳烦周先生,一同去夫子庙奇玩街转转,即便也好向周先生多多讨教。”

周明山听乔二少如此说,当即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心里明白,乔二少此行,其实仍是为他着想。对于周明山来说,古玩行内的声誉,自比市井传说更为重要,靠着南市楼里的客人去传播,何如乔二少此刻到奇玩街现身说法来得有效!

乔二少今日如此,固然有爱屋及乌的成分在,但主要还是因为,昨晚乔家有亏负周明山的地方。朱季卿拐款潜逃的是非曲直,本来一目了然,可乔世铸却如此明显袒护了理屈的无赖朱三,搅成一团浑水,令他深感诧异。

事后,乔世铸却解释道:“哪是帮朱三解围,我为的是乔家的名声啊!你想,朱三这一回是偷鸡不着蚀把米,日后自不会重提此事。可这位周先生有惊无险,分毫未损,茶余酒后,难保不拿它当故事作为消遣。而依他的说法,在此骗局中,乔家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。你我无法跟着他到处去做辩白,所以才要让他有所顾忌。”

“这岂不是便宜了朱三,委屈了周先生?”

“这也是无可奈何。为人处世,宁可得罪君子,莫要得罪小人。”乔世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一摊双手。

乔世铸不以为然。他是宁可得罪小人,也不肯开罪于君子的。所以他要以自己的行动,作为对周明山的补偿。

民国的白银风潮导致房价一泻千里

8

金融天下



陈雨露 杨栋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,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,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?五千年历史长卷中,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,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,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,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清朝的灭亡,不是仅仅因为政府的昏庸,而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西方,处于弱势的一方必定会失败。

白银风潮是民国历史上涉及面最广、影响最为深刻、因素也最错综复杂的金融危机,起源要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谈起。

白银风潮的起源是金银比价。19世纪30年代初的情形是金贵银贱,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经历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,西方国家在经历通货紧缩,于是金价上升。对中国的后果是,大量白银流入,海外投资急剧增加,中国开始经历“繁荣”。

用经济学语言解释,这个过程是,货币供给增加→信用扩张→利率下降→经济繁荣……

为应对危机,世界各国在1933年集会伦敦,达成了著名的《白银协定》,最主要的两条:中国不得将银币铸成银条在国际市场出售;美国应收购本国白银,以保持中国白银购买力。

平心而论,这两条对中国有利;问题是,美国不执行。

1934年,美国国会先后通过《金法案》和《购银法案》,根据《金法案》美元大幅贬值,根据《购银法案》,世界市场银价猛涨。对于放弃银本位的国家来说,白银只是普通商品之一,但在中国白银却是货币。

条件一:从上海运银到纽约至少可以获利50%;条件二:外资银行地租租界,不听国民政府召唤。结果一:中国白银大量流向美国;结果二: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在日本侵略者控制之下,日本也积极向美国售银。白银外流,必然带来通货减少,银根收缩。再次用经济学语言描述:利率上升→本币升值→经济衰退……

1934年开始中国存银迅速下降,通货紧缩出现了。同时遭殃的还有上海、天津等地的房地产,由于租界的特殊性质,租房房产在上世纪30年代有很高的抵押价值,几乎等同于存单质押。1934年底银根紧缩,房产抵押贷款者急于回笼资金,在市场上抛售房产,

房价一泻千里,上海租房房价下降了90%。

随之而来的,是银行业大批呆账,跟着就是现金周转不灵→挤兑→倒闭。

1935年初,上海有67家中资银行,到年底12家关门收摊了,很多外资行同样没有幸免,美国美丰银行、信济银行、商业放款银行、英国达商银行,等等。

民国时期,中国上海已经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,黄金市场交易量是日本长崎、大阪、东京三个城市的总和,仅次于纽约和伦敦。没有人提及上海是“东方纽约”,因为,纽约、伦敦、上海本就齐名。

1925—1935年,上海一地存款数量高达42亿元,占全国资金交易量60%以上,集中了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盐业银行等总行机构。

20世纪初,上海与世界的通讯设施已经相当完备,市场脉搏紧贴世界市场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几年里,上海金融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此时,对上海来说,全国资金源于斯,又终于斯。

风雨过后是彩虹,经济风暴之后,未必。白银风潮后,整个地球都在考虑如何恢复,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。

然而,又当怎样解决?白银风潮破坏了国民政府的币值根基,1935年春蒋介石电召宋子文至汉口秘密会晤,探讨解决方案。既然是密谋,我当然就不能复述二人的对话,但应该是这次密谋确定了币值改革的方向。国民政府1935年币值改革,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,其影响意义早已超越了改革本身,自此中国纸币制度正式确立,纸币兑换贵金属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
既然白银价格不稳定,受国际市场冲击严重,那干脆就取消白银和货币的挂钩。这确实解决了白银风潮,也符合当时国际币值潮流,只是留下了增发货币的隐患。

1935年夏,蒋宋密谋的结果浮出了水面。孔祥熙和宋子文开始跳到前台表演,他们组织了两个方案筹备组。

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,也是后来币值改革政策的实际制定者——国民政府美国顾问阿瑟·恩·杨格。杨格提出,其实中国币值问题很简单,只要搞定两个问题,其他一切迎刃而解。

第一,公众对政府要有信心;第二,搞定外汇储备作为币改基础。至于如何推行币权,根本不是问题。

具体技术不过是“各银行的存银,加上从民间收集来的白银,将完全收归国有,并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资脱售换成外汇储备,三家政府银行所发钞票成为完全法偿货币”。

用白话文讲杨格的理论:既然银子价格不稳定,那就以外汇作为发行货币的储备,以银子换外汇解决储备问题。

很好。问题是,国民政府搞不定。东北在日本人手里,就别指望了;地方省份多在军阀手里,也不能靠他们执行中央命令。可是,现代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货币制度,也必须依靠一个强势中央政府。中央政府连货币都不能统一,何谈战胜外敌。

结果,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也没能在全国顺利推行法币。币值改革,只能在江浙、上海一带执行,恰恰是在这些地区,国民政府的信用还说得过去。

国际关系处理,显然蒋介石不想指望日本,英国又没有这个实力,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美国,而美国的态度犹豫不决。最后的结论是,依靠英镑作为外汇储备。

在这件事情上,日本再次表现了无耻,而且可以无极限。显然他们已经听到风声,国民政府打算改革币值,而且准备让日本参与。日本政府的态度根本不用问,就一个词:反对。

反对无效。国家币值改革是自己的事情,究竟哪种外汇做储备,也要根据国家政策定,都打到家门口了,整天拿着菜刀磨来磨去,还指望人家用你的货币作为发行储备。自然是做梦。

于是日本就在占领区偷运白银出境,而且在上海放出风来,说国民政府打算停止白银汇兑,对币值改革却只字不提。10月末,上海的银行业已经遭到挤兑,黄金价格飞涨。币值改革已经势在必行,否则银本位即将崩溃。

11月3日,国民政府深夜宣布,推行币值改革,具体决策过程不详。根据当时财政部次长徐堪回忆录,宋子文下令只要在文告中说清楚一条就行: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、交通银行可以无限法购买外汇,只有这三家银行的钞票才是货币。

11月3日晚,财政部次长孔祥熙电告行政院,“事关紧急重大,深虑延误时机,奸人乘隙牟利,摇动全国金融”,要求行政院第二天予以公布。币值改革方案寥寥数百字,很简单,但已经说明宋子文的命令。至此,中国废黜银本位,实行汇兑本位制,1法币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,即行使“法币”。

英国对中国币值改革抱欢迎态度,在第一时间英国皇家敕令就到达了,这便使得国民政府逐渐依赖美国,毕竟英国不能给中国提供大量信贷资金。

由于国民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,通货减少的趋势得到扭转,金融趋于稳定。恰逢1936年全国农业丰收,制造业大幅度增长,中国经济即将展现新的曙光。但是,魔鬼已经在门口了。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,日本全面侵华。